

041
6185
:13



F
27-5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五卷

○太守上

歷代沿革古州牧之任也。秦罷侯置守。漢景帝中元二年始更

名太守。

黃堂

吳郡國志太守所居之堂。即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皂蓋

漢景帝詔。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景帝中元

二年

始更

名太守

熊軾

漢制郡守車。畫熊于軾上。故云熊軾。記室新書。隼飛旗上。熊伏軾前。皂蓋分輝。彤蟾耀彩。

旗音子

虎符

漢文帝初。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隋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之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唐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以起軍旅。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唐兵志。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給朱雀符。西方諸州。給鸞虞符。北方諸州。給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五馬列庭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駟馬。右駮。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故有五馬。又遼齊閒覽。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則增一馬。故為五馬。晉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控之。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或曰柳元策兄弟五人。竝為太守。故為五馬。

雙鴈隨軒

輿地志。餘姚有虞國之宅。國為日南太守。愛民及物。出則雙鴈隨軒。秩滿還家。鴈與俱至。其卒也。棲於墓不去。後人名其水曰鴈池。

治平第一

漢文帝時。吳公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

才氣無雙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又南北朝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固太守。州刺史屈突尚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疆禦有次武。

遺金不受

東漢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暮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謝而去。

而去。

去珠復還

漢孟嘗。字伯周。上虞人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民嘗採珠以易米。先是守宰貪穢。珠漸徙去。交趾境界。合浦無珠。餓死盈路。及嘗到郡。革去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

政平訟理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吏畏民懷

東漢朱暉。字文季。明帝朝為臨淮太守。民歌之曰。南季朱

季。彊直自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顧守會稽

漢會稽嚴助。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助願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注云。不聞問。謂無善聲也。

請治膠東

漢書。宣帝即位。徙張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渤海盜賊竝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官則竭力于君。臣敞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

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為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吏民投書

漢書。趙廣漢為潁川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拜鉅筒。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咨。奸黨散落。盜賊不得發。鉅。若今盛錢藏竅。為小孔。可入不可出。筒。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筒也。

官僮受事

漢書。文翁為蜀郡太守。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

鉅筒音
項同

止車問卒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守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今早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之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是以後至以敬父而受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車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吏言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開門接賓

蜀向朗少以吏能見稱嘗為巴西犍房陵太守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開門接賓引納後進

吏不入郵亭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年長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為烏所攫肉吏大驚稱為神明

妻不至官舍

漢何竝字子廉徙潁川守表善好士名次黃霸妻子不至官舍

摧抑豪強

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為河南守務在摧折豪強扶植貧弱

招聘隱逸

蠹音牛
羸音毛

東漢岑熙字景仁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視事二年。輿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吠犬不驚。足下生羸。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此時。善哉岑君。於乎休茲。

虎渡河

見光祿卿。

鳳集境

漢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飛蝗去界

東漢宋均為九江守。時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

行去界外。又馬稜為武陵守。飛蝗赴海。宋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神馬出池

漢王阜守益州。政化大行。有神馬出滇池中。甘露降。白鳥見。按益州今雲南府。四川成都亦曰益州。

文翁化蜀郡

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由是蜀地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衛風教桂陽

山堂雜考 卷二十一 禮制
東漢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置婚姻之禮。暮
年。邦俗大化。

躬勸農桑

漢召信臣。字翁歸。為南陽太守。躬勸農桑。出入阡陌。開通
溝瀆。以廣灌溉。戶口倍增。盜賊訟獄哀止。吏民親愛之。號
曰召父。東漢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
田。郡內比屋殷富。時人方之。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

敦修學校

東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
北州多伏氏之學。

嶺南始有華風

東漢任延。字長孫。建武初。為九真太守。教民耕種。嫁娶。錫
光在交趾。教民禮義。嶺南華風。始于二守。

河西頓改舊俗

東漢鄧訓。字平叔。為張掖太守。河西舊俗。為之頓改。

懷綬歸鄉

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武帝時。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歸
郡邸。會稽吏輕之。及前引其綬。視其印。乃會稽太守也。皆
驚駭。拜謁。故妻自慚而死。

載車入殿

東漢蕭育。望之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為耆舊。召臣之

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

郵亭皆畜雞豚

漢黃霸守潁川。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注云。米鹽言事之雜而且細也。

幹吏皆令習讀

東漢樂巴為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陲。不閑訓典。乃為吏人定婚姻喪祭之禮。雖幹吏卑末。皆令習讀程式。隨能遷授。

先訪徐孺

東漢陳蕃為豫章太守。至郡。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訪之。

主簿白。羣情欲公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又蕃在豫章。以禮請孺子為功曹。不接賓客。惟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孺子南昌人家貧。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先候任棠

續音鉤。東漢龐參。字仲達。緱氏人。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初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戶。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懸魚

東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生魚續受而懸于庭後復進魚續乃出前魚示之以杜其意承慙而止。

買犢

東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郭伋賢能

東漢郭伋字細侯初仕更始為并州牧有惠政嘗行部至西河美稷兒童數百騎竹馬迎拜道左事訖還復拜送建武中為潁川太守帝勞云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京師蒙福也。

虞斐才望

晉虞斐為吳興太守王道嘗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無之者其在卿乎。

借寇

東漢寇恂字子翼昌平人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後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君一年又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拜為東郡太守後遷去復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欲復得耿君。

歌廉

東漢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作音做
襦音殊

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汲黯臥治

漢汲黯字長孺漢武帝拜淮陽太守見上曰臣常有狗馬病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在淮陽七歲而卒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而去後為人所思弟萬子琰皆為吳興守

白鹿夾轂

漢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為臨淮太守政不煩苛歲大旱弘行春雨隨車而至有白虎方夾轂而行主簿董國賀曰聞三公車幡畫鹿明府必為宰相至章帝元和初拜太尉

烏鵲擁車

唐李元紘字大綱守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亦擁車行一云紘為潤州別駕

麥秀兩岐

東漢張堪字君游南陽人為漁陽太守墾田八百餘頃民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又為蜀郡守在任秋毫無取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囊一

布被而已。

穗音遂

禾生九穗

北史孟業字敬業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麥生一莖五穗嘉禾一莖九穗咸以為政化所感又梁柳輝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蒲鞭示辱

東漢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每行縣諭父老以農里之言勉少年以孝弟之行。

皮鞭示耻

齊崔伯謙字士遜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不忍見血示耻

而已。

市無二價

東漢宋登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

郡無一囚

南北朝齊宋世良字元友拜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郡有曲隄盜多出沒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大赦郡無一囚但槽音弓率羣吏拜詔而已獄中生槽桃樹蓬蒿竝滿每日闌門虛寂無復訢訟謂之神門。

攀轅臥轍

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王莽時保國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初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得去。願乞復留。暮年。

絕橋閉門

宋曾子固守齊州。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
用不擾。及罷去。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公夜乘間乃得去。

保全一郡

東漢士燮。其先魯國汶上人。王莽時避亂交趾。六世至桓
帝朝。燮父賜為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舉孝廉。補尚書
郎。以事免。後及才。拜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
疆場無事。天下亂。不廢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
孫權遣步騭刺交州。燮奉節使。修貢不缺。封龍編侯。燮遂
為交州人。又燮弟壹為合浦太守。鮪為九真太守。武為南

鮪音委

廉音欣。海太守。子廉。三國時。仕吳為武昌太守。

矜式一方

唐李翱知循州。文學為一方矜式。循州今廣東惠州府歸
善縣是也。

請身填堤

漢王尊為東郡守。河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
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爭叩
頭救止。又宋趙士俾知遂寧。江水暴漲。瀕江有隄。水嚙其
隄。士俾索胡床坐隄上。左右請避去。不許。移時水落。時人
以比王尊。

遣官守堵

山堂長考 商集三十五卷 十一
淮音位宋蘇軾知徐州時河決曹村水淮州城下富民爭出避軾使復入躬率兵夫築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軾宿于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次年復增築故城民至今德之

賑施故人

魏華歆字子魚為豫章太守所得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

存問遺老

南北朝梁吳興太守張稷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

特賜車馬

東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見特賜車馬束帛又敕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故特召卿耳

截留鞭鐙

唐姚崇牧荊州受代之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鐙皆截留之

家無私積

梁西陽太守吉士瞻在郡清約家無私積

公無負租

陳劉竺為廬陵守公家無負租私室無餘粟出郊則白鹿隨馭

止受一錢

鐙音登

東漢劉寵字榮祖。為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為將作大匠。有父老五六人。皆龐眉皓髮。從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自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又護音堂梁東陽太守謝護。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不持一硯

宋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為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又陶岳亦嘗知端州。余靖過端。訪諸父老言。前後刺

吏不求硯者。唯包公與陶公二人。

不止傳舍

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不受遺船

翟陽字道淵。為始安守。干寶與陽通家。遺陽一船。勅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委船而還。陽既不反致。乃以船貨之。買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反煩之。益嘆媿焉。

騎紫馬

南宋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故杜詩云。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

望黃龍

沈豐為巴陵守，鞭朴不舉，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一說零陵守。

夢梁懸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明府其臨益州乎？」卒如其言。唐雍陶詩：「今宵難作刀州夢。」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薛淑嘗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山上掛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後果然。又王

隱晉書：鄧攸為汝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斷盤囊。占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獸頭，代故獸頭也。公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太守也。果遷汝陰。

不在越裝

梁王僧孺天監中為南海太守，前郡守市土物，要利數倍。僧孺竝無所取，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視事二年，聲績著聞。」

不市吳物

宋李及字知幾，乾道中為杭州守，惡杭人風俗輕靡，未嘗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獨造處士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蔡君謨

上堂詩考 商集二十五卷
嘗書小吳綫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此君殊清節可為世勸。

在官寫書

北齊卽基字世業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宜作况重於此者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美遺之書曰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又劉宋江秉之為新安太守所得
俸祿悉散親故在官止作一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在郡獻傳

宋樂黃目知黃州性簡默能處劇又好著述在郡獻廣孝
傳五十卷總山記一百四十卷又晉習鑿齒為衡陽太守
在郡著晉漢春秋斥極溫覬覦之心

在官擁敗如絮

南宋阮長之字景茂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一生不
侮閭室所蒞皆有惠政為後人所思

罷郡獻乾薑

秀音秀 南齊孔琇之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嘗獻乾薑二
十斤武帝以為薄後知其清乃嘆息之。

不舍奸人

漢韓延壽為東都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
閭里有非常之事輒聞知始若煩碎後吏無追捕之苦人
皆便安。

喜薦下吏

山堂集卷之二十一
宋李反為鳳翔守。治尚簡嚴。喜薦下吏。樂道人之善。

載米之官

晉鄧攸。字伯道。平陽府襄陵人。為吳郡太守。載米之官。不受俸祿。惟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挽留。船純音膳不得進。夜中遁去。吳人歌之曰。純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按純擊鼓聲。

市藥任任

宋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廣南。即市所需藥物。以往在任一無所須。

兄弟踵來

漢馮立字聖卿。徙河西上郡太守。與兄野王相代。治行公。

庶亦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來。相仍。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父子相代

唐畢終敬與子元賓。父子相代為交州太守。當世榮之。元賓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遺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

不願閒適

梁裴邃為始安太守。志在立功邊陲。不願閒適。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之。有二始之嘆。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所願也。按始安。今桂林府。在吳為始安郡。

不食肥鮮

後周裴俠字嵩和除河北郡守愛民如子惟食菽麥而已
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嘗與諸
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
公為天下最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無敢應
者人號俠為獨立使君

愛民恤物

唐宋璟邢州人歷杭相二州所至愛民恤物朝野歸美人
咸謂璟為有脚陽春又開元已後八十年間治廣清節只
三人宋璟李朝隱盧奐而已

尚德尊賢

宋曾集紹興中知南康軍勤理庶務首慕劉渙之為人修

其墓亭礮石以培其封割公田以奉其祀朱文公稱其有
尊賢尚德之心

其墓亭斷石。以其佳。僧公田以奉其。所未文公。其林

山堂集考臣職第二十六卷

○太守下

取石壓舟

唐陸龜蒙字魯望姑蘇家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續吳嘉和
初為鬱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
人號鬱林石又洪規為會稽守罷歸無資不欲人知其清
以船載黃土而歸

取石鎮櫓

梁江革行會稽府事人安吏畏百城震恐革素清貧及歸
舸音哥至西陵取石十餘片以鎮舸櫓

作五君詠

南宋顏延之琅琊臨沂人出為永嘉守甚然憤作五君詠以見意五君即七賢中稽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山濤王戎以其貴顯不與阮咸歷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延之詠咸云五薦不入朝一摩乃出守蓋自况也

示七宰詩

宋王十朋温州府樂清人乾道中知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在任嘗割俸錢知貢闈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義詢政事僚屬間有不善及復告戒俾之自新治為十郡最

刑音創

魏顏斐字文林為郡太守囹圄空虛盜賊屏息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為三河表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

齋前種莧

梁吳興太守蔡搏字景節在官惟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

梁上置瓜

北齊蘇瓊長樂人累官南清河太守性清謹不發私書郡人趙穎五月中獻新瓜一雙瓊置梁上竟不割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諭以理其兄弟分異十年遂

復同居。

何遠疾強

梁東陽守何遠。性耿介無私曲。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又為武昌守。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受。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光庭逐惡

唐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詔宰輔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政術俱美

元魏普泰中。帝孝寬除浙陽郡守。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農戰並脩

北魏王慧龍為滎陽太守。農戰並脩。歸附者萬餘家。

神君

梁孔奐字休文。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寡。號曰神君。

佛子

宋袁紹嘉定中。知臨安府。幾十年。理訟清簡。平反冤獄。道不拾遺。里巷呼為佛子。又余崇龜。開禧中守江州。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祈禱。既而雨霽。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為余佛。

不至異門

梁王承武帝時為東陽太守。承弟亦為此郡。朱異當朝。車馬填明。有申英指異門曰。此中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

不出韓門

仇音托

宋王阮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之以美官。阮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今政自韓氏出。吾可出其門哉。陞對畢。即拂衣出關。又蘇頌神宗時。知應天府。呂惠卿諷以一請我執政可得。頌笑而不應。終不肯詣。

良算嘉謀

隋樊子蓋字華宗。煬帝以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問曰。

人道公清。果如此不。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納賄耳。乃賜口味百餘斛。子蓋請曰。臣願常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賜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高風大節

宋咸平王禹偁知黃州。暮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士君子樂其高風大節。移知蘄州。謝表有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帝曰。禹偁其亡乎。踰年而卒。

新昌黎廟

宋王滌知潮州。凡養士治民。一以韓愈為師。乃出令新愈廟。民咸謹趨之。

徹元濟祠

宋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祀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為不祀。命工徹元濟祠。建二公祠。

劇職自效

孫謙。東莞人。仕梁累官零陵太守。以老徵為光祿大夫。謙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邊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小郡何傷。

宋李及。知杭州時。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及待之一如常時。無所加益。僚佐曰。江使君之兄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待。雖不期福。獨不畏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又何加焉。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餘杭繁劇。豈能辦耶。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小郡。庸何傷。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

藏俸表清

環音歸。南齊吳興太守張環。以既封侯。已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勅上庫別藏俸。以表其清。又晉陸納為吳興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召拜左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襪而已。餘並封還官。

賜錢旌潔

宋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高鑰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擯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昇州即今江寧縣。令民種榆。

哇音夷

漢龔遂為渤海守。令民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穉五雞五。

課民種柳

宋辛仲甫出知彭州。課民種柳。以蔭行人。人目為補闕柳。至李順之亂。猶下令云。無傷此樹。

匈奴射形

郵音只

漢郵都。景帝時為鴈門太守。匈奴聞其名。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嘗為偶人象都形。令騎士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郡人設象。

宋趙汝愚知信州。未踰年。政成惠洽。郡人於城南祥符寺傍建祠設像。為之祝壽。汝愚因觴客於中。命徹其像。戲名曰一杯亭。取且盡生前一杯酒之義。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天水百姓遮道乞留。魯定帝許之。冊書褒美。

願得向公

志音民宋向子志受命衡州伸達寃滯振業孤寡官僚肅于庭士
卒整于伍商賈集于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去鄰
人聞之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救我乎蔡州守闕州
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向公三年

遣囚還家

南齊王志為東陽太守郡有獄囚十餘冬至日志遣還家
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王者憂之志曰此自太守事王者
勿憂明日果至吏人益嘆服

勸民執役

宋吳芾知婺州勸民義役先是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二家
自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至為更其鄉曰循理以

芾音弗

褒異之又范成大知處州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
陽縣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愧乎因推廣東陽之
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
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
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經月不答一人

唐崔郾守鄂州治尚撫綏經月不答一人及鎮郾則用法
嚴峻一毫不貸

五年方成一信

宋張忠定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
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信耳只此

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清如冰雪

魏令孤邵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舉善而教。恕以待人。

潤同江海

晉應詹為南平太守。時天下大亂。詹境獨完。百姓歌之曰。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啓關疑寇

宋馬知節知延州。邊寇將至。時方上元節。遽令張燈。啓關以為宴樂。寇疑其有備。即引去。

禁俗惑神

宋王遂知平江府。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正風俗。時有村民妄言出神惑眾者。又有孟蘭盆會。皆禁絕之。汚俗為之一變。

鴻名大德

唐顧况作湖州刺史。廳壁記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侯牧一也。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及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暉音慈。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諶。

老手高懷

宋錢藻。熙寧中知婺州。蘇軾送行詩。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霑吳扇越

齊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嘗出為吳郡太守及卒沈休文作碑文云鴻濤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又銘云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漢書音義舊名吳為東楚

愛寵敬恭

宋陳德林知真州蘇軾有詩君為守令有古風名聲直入明光宮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

郡無留事

宋皇祐中呂公著知單州率五鼓起秉燭親紫牘黎明出廳決民訟以故郡無留事下情易達凡典六郡以為常

路不拾遺

宋曾靖公亮知鄭州寇盜悉竄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魯開門

崇尚高年

宋陸藻知泉州崇尚高年招致郡中謝事五老訪問政事藻賦詩五老三百九十七俱生仁祖承平時各齊盧阜久傳世身異商山深採芝

窮治大姓

宋劉敞字原父臨江人知永興軍有大姓范偉積產數百萬冒武功令范祚為其祖持祚為令時黃勅家不徭役者五十年盜開祚墓以已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數犯

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不敢言。吏受賕輒為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伏罪。長安中謹呼稱為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僖因謀變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後又更赦杖之而已。

官府閒如僧舍

宋歐陽公為數郡。寬簡不擾。所至便民。既去。民思之。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去五六。及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煩碎耳。

榛莽變為膏腴

宋趙尚寬。嘉祐中知唐州。開故渠。溉田四萬餘頃。四方民歸者雲布。尚寬皆授以荒田。比三年。榛莽悉為膏腴。增戶積至萬餘。治有異等。民畫像以祀之。

善幹國事

宋淳化四年。張詠知成都。知城中屯兵尚有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乃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相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又詠知成都。得米給軍。乃奏罷陝西軍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及詠至。方踰月。已備三歲糧。此人何事不了。按益州即成都也。

能守家法

宋王聞禮十朋之子。知常州。為治能守家法。人思慕之。
全城顯親

宋開禧中。周虎守和州。破虜全城。民為立生祠。其母何氏。傾家貲以犒軍士。封感義郡夫人。其封誥略云。有子而才。畫州以守。慈親白髮。共誓丹心。爰起大郡之封。庸正小君之號。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破柱擒盜

宋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奸無所匿。
前韋後李

宋李諮知隆興府。政平訟理。人以况唐韋丹。曰。前韋後李。先張後王。

宋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李春糶米以濟貧民。後守改之。貧無所濟。晦叔奏復之。民為誼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發屋伐樹

漢王暢為南陽太守。大姓有犯。或遣吏發屋伐樹。湮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不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

張燈炷香

宋張忠定公為郡守。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翻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鉦音征

懸鉦達寬

宋嘉定中。趙與權知安吉州。設銅鉦懸于門。欲訴冤者擊之。

輸錢息閭

宋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利。無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按真卿熙寧中人。

鑄音決

易鑄沮盜

宋劉舜卿知代州。遼遣牒夜盜西關鎖去。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鑄而大之。數日虜牒送盜者。并鎖還。舜卿曰。吾味嘗亡鎖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因誅牒者。

促籌遁賊

宋馮瓚知梓州。賊夜攻城。瓚密令促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遂遁去。因縱兵追擒其首。境內獲安。

良太守

宋劉敞知揚州。郡有雷塘。舊屬民耕種其中。往歲官取畜水。以備漕運。舊田主皆奪業。公至。田主持契書詣府訴。公判還之。發運使以漕事動朝廷。祈留之。公用種稻事。明其

無用。朝廷乃聽之。杜衍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也。

好知府

宋張詠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吏既聞斷詞。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反賊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豈敢念子

宋胡安國知通州。見善必為。抵任甫逾旬。金人薄都城下。時子寅為郎。在城中。客有為公憂者。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卿大夫恨效死無路。豈敢念子乎。

最為親民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選秘書楊延壽等十餘人。分知諸

州。帝謂宰相曰。郡守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下受其害。

治取雛者罪

宋張次山。清名直節。見知於司馬光。遂知太山守。有鸛集成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令先飛。命人隨往。鸛集一大木上。蓋隣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鸛始退飛。

正戲猴者刑

宋楊繪。仁宗時。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猴者。詰於庭。一訊具服。遂正其刑。人稱為神明。

比為子產

山堂集考 卷二十六 十三
宋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公問其用幾何。因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于饑寒而為之。公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為子產。

比為杜詩

宋謝絳。慶元中知鄧州。行寬厚之政。時人比為杜詩。

務合人情

宋王素。字仲儀。嘉祐中。知成都。為政務合人情。蜀人錄其所行號曰王公異斷。素又嘗三守渭州。馭將卒有恩。且喜料敵情。故塞下戍卒常少。而積粟可支十年。

推行父法

宋韓琦。徙知定州。以古法教士。歲饑。賑七百萬人。隣郡取

其政以為法。其子忠彥。兩知定州。民喜曰。此老相公子也。必使我曹安穩。忠彥推行父法。視民如傷。

蒞政務在平心

宋詹體仁。知靜江府。居官蒞政。務盡心平心。嘗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斷事必為判語

宋張詠。守蜀。每斷事。必為判語以示之。蜀人鏤板名曰戒民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外臣不敢效尤

宋范成大。代魏王守明州。奏曰。魏王國之懿親。故得以時節奉海物于兩宮。臣外朝臣也。不敢效尤。孝宗命停貢。而

罷進奉局。

從官非敢為傲

宋馮京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京富弼婿宰相韓琦語弼以京為傲京聞之曰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重公非傲也按京本宜州龍水縣人嘗寓居藤縣之鐔津既長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解省廷試皆第一宜州即今廣西慶遠府藤即今梧州府屬縣。

清直始終不渝

宋元祐中傅堯俞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不渝吏民毫髮不假

宋蔡君謨守福唐東吏治民毫髮不假陳烈幼與君謨共

硯席一日往見之維舟亭下聞其嚴遂不往留詩於亭曰溪山龍虎蟠溪水角聲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君謨聞之為之少霽

兩州知勸

宋張詠守益州郡人張及李旼張逵皆有學行詠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皆登第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二郡交爭

宋杜衍字世昌知乾州安撫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郡之民交爭於境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

也汝何有焉。

寓意樂詞

宋蔡挺字子正。應天宋城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久留邊郡。鬱鬱不自聊。寓意樂府詞。有應念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倡優歌之。達於禁掖。神宗憫之。遂有樞府之拜。留意職事。

宋陳俊卿知福州。乞宮觀。上曰。前執政治郡。往往不以職事為念。若俊卿在福州。劉珙在建寧。於職事間。極留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

葺壘練兵

宋劉忠顯守越州。時方臘作亂。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遂葺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眾出戰。賊大潰。橫屍蔽路。自是賊不敢近。越民相與創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興學勸士

宋淳化中。忠定公張詠知益州。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禁止訛言。興學勸士。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後復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後來鞠我也。

清謹持身

宋呂大忠知河南陝州。清謹持身。為政慈愛。發奸摘伏。盜賊屏息。

簡便立法

宋富鄭公知青州。救民災傷。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不報私怨。

宋司馬池知河南虢州。專以長厚為政。不報私怨。人甚稱之。

預知姦謀

宋盧鑑知陝西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李繼遷欲乘虛襲破之。且放言將由此大入。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必奸謀也。卒不徙。而賊亦不至。

官物視如已物

宋陳貫知涇州。督察盜賊簿書。完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

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

吏人間似野人

宋汪待舉知處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間。

菽水自奉

宋蔣元振。淳化中知廉州。清苦勵節。家屬頗多。貧不能贍。悉寄住潭州。在任啜粥飲水。自奉甚薄。為政簡易。民甚愛之。

琴鶴自隨

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守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及

還神宗謂曰。聞君足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猶是耶。或云。一龜一鶴。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上下驚吃

總音葉宋元祐初。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絀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勰呼詰之曰。汝前訴云云。啟絀信然。上下皆驚吃。

老稚攀留

宋王十朋知夔州。宣上恩恤民隱。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

奏免折稅

宋李復圭知涇州。時二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復折之。復圭為奏免。民立祠祀之。

奏免上供

宋蘓軾知杭州。值歲饑疫。請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及得賜度僧牒易米。故米不翔貴。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以濟之。仍遣吏督醫。分坊治病。全活者甚衆。

斷富人殺僕

宋李兌知鄧州。為政簡嚴。老益精明。有富人榜僕死。繫頸

山堂集卷之二十六
授井中。而以自縊為解。免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耳。訊之果然。

禁送使虐囚

宋朱景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為送使所虐。多至死。俗呼為葉家關。景知之。重禁以絕其患。

兼有四長

宋田况。字元均。以德化人。人不敢欺。時謂之照天蠟燭。又謂張平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四公所長。公皆兼而有之。

能除二苦

宋祥符中。邵晔知廣州。鑿內河通舟。免民颶風之害。及陳

世卿代之。又奏免州人計口買鹽之害。廣人歌之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賊無敢薄城

宋宣和間。宋昭年知秀州。時盜發嚴州。昭年謂吾州次當受敵。于是大修城隍。明年賊果至秀。昭年與民衆城固守。賊留三日。無敢薄城者。後五日。賊大潰而去。朝廷嘉其功。進職以寵異之。

盜不敢入境

宋孫道夫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察。人目為水精燈籠。又宋張中庸。真宗時知洋州。時亦號水精燈籠。

恩信結人心

宋薛奎知延州以恩信結人心以威令制諸寨由是夏人終奎之世不敢犯塞

經學飾吏事

宋孔平仲知延安府以經學飾吏事以威信待羗人治狀甚著

禁俗飯僧

宋蔡襄再知福州州俗重凶禮凡親亡秘不舉喪至破產以飯僧襄下令禁止之

禁民溺子

宋陳粹元符中知汀州申嚴州民溺子之令奏課為天下

第三賜書褒美

知忠知直

宋滕元發知安州不奉行新法累被謫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也按安州今德安府

守節守廉

徐師回宋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設施有條公廨建堂植八杉號為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又建亭于明月泉上曰吾欲守廉如此水之清

駭散劇賊

東漢楊璇為零陵太守蒼梧桂林劇賊相聚來攻璇乃製馬車載石灰囊繫布索于馬尾又以兵車載弓弩剋期會

戰馬車順風鼓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散追斬無數

全活饑民

宋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即拜公禮部侍郎公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為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

商集二十六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七卷

○通判

歷代沿革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兵馬漢因之于定國條奏以州大小為設治中別駕諸郡從事史一人秩六百石凡刺史行部從事別乘一乘傳車從行故謂之別駕晉因之而省郡丞隋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為郡丞位在通守下至唐武德元年改郡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為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為長史別駕以皇族為之開元中始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已後或廢或置至文宗用

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宋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大都置兩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

岸幘嘯咏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幘嘯咏曰我方外司馬也

伐鼓窮歡

王翰徙池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酒遊畋伐鼓窮歡

兼總幕府

漢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兼總幕府

分乘倅車

胡文恭行張士燮制分乘倅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別駕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半刺

晉庾亮答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千萬里之外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用非其人續通典唐以堂吏朱儉廉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倣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政之名

上佐

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曆十二年制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又宋周必

大吉州通判壁記。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

按縣

中興會要。知成都席益奏。州郡置倅。所以佐守。入則貳政。出則按縣。又杜牧行馬迥制。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相助。

監州

范文正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詩。通籍二公後。監州五嶺深。

處士

晉桓溫之弟冲為刺史。處士劉麟之為長史。不肯屈。冲親往迎。

英儒

管寧辟文。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題輿

東漢周璟。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璟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宋陳子昂為鄭資州讓官表。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

施榻

晉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眉州十篇

吳昌裔嘉定中為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後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

并州三章

宋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也。但人不敢言耳。

爭權

青箱雜記。宋朝下湖南。始置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餘杭

人。嗜蟹。常求補郡。人問欲何州。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蘇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辨獄

宋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將抵歿。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筆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誣者之婦。與吳姓者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告官。以掩已罪也。

持版

職林。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授刀

見三公。

雄飛

東漢趙溫為京兆郡丞嘆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至三公。

速步

晉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按顧和字君孝。和始為別駕。遷尚書令。

皂衣銅印

晉職官志。郡丞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朱紱銀章。

李白送弟鄱陽司馬詩。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

鵲棲于廳

宋柯述熙寧中。通判漳州。以救饑得民。有雙鵲棲其廳事。逮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

鱷戮于市

見池。

賢達著名

宋王旦通判濠州。以賢達著名。又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魚弊。

倡酬為樂

唐顏真卿為吉州別駕。日與詩人文士倡酬為樂。所著有

廬陵集

政尚仁恕

唐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將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治號嚴明

唐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人表士則

隋盧昌衡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民靜吏閒

宋趙衆為四川龍川簽判。作吏隱堂。有詩云：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靜。吏束刑書，日日閒。

遺金不納

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也，改名千里。

分珠不買

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皆輕其估。悉自售焉。唐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至，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上覽之果然。

斷帶為炷

唐皇甫無逸萬年人。隋荊州司馬誕之子也。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謹慎。每上表疏。讀數十過。猶懼未審。使者上道。猶進省再三。乃得遣。

以書當田

宋葉虞仲。玉山人。通判江州。持身甚廉。其邦人有解官歸者。遽斥田數十頃。以誇虞仲。虞仲笑曰。吾貧甚。不能辨此。請以二十楮書當之。

山水顯著

唐柳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之氣。一寓諸文。而永之山水。從此顯著。

流品澄別

唐元和後。朱紫混淆。并韋處厚乃奏兩輔六雄十望十隰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荊州從事

世說。習鑿齒有史才。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別駕。其謝箋曰。不遇明公。荊州一從事馬耳。

洛陽主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早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

謂洛陽主人也。

飛章自劾

唐李臯字子簡為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值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引咎自撻

唐蘓世長歷陝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承上率下

白居易制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

養志忘名

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逸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舟中載石

宋蘇易簡通判昇州太宗召為知制誥問曰卿舟中惟載怪石瘤木器可見清節

室中生蘆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毋乃為怪歟建曰蘆芽賴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舉歿推全忠為留後朝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黥音擊

黥儻

宋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

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乃悉黥為兵

罵賊

宋董元亨通判貝州賊王則據城叛元亨坐廳事賊黨排闥而入左右皆奔賊脅元亨索軍實庫鑰元亨據案叱之厲聲張目罵賊遂被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督勵風俗

唐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疾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躬為督勵風俗丕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陶寫性情

唐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政暇。惟以文章吟詠。陶寫性情。作新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多夷歌。皆禹錫所為。

留珮為別

宋通判鄭渙代去。郡人攀留。渙留珮以為別。

作菴以居

宋任伋字師中。為齊安令。其民愛之。因買田以居。通判黃州。郡人德之。為作師中菴。任公亭。蘓轍作記。

數抗知州

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蘓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大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

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

奏罷內侍

宋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是時章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獨抗言於朝。罷懷信歸。不去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按廣韻。屏星。車輻也。

不稅農具

言行錄宋呂許公通判濱州人。稱其材。王文正曰。謂王沂公曾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稅農具數事。後卒與沂公並。相按許公嘗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

荆楚之才

晉羅含字君章。耒陽人。桓温臨州轉別駕。温常集僚屬。問羅生何如人。時有答者曰。可謂荆楚之才。温曰。此乃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台輔之量

宋李沆通判澶州。趙昌言喜推獎後進。謂沆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又富文忠公弼從王曾辟通判鄆州。時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遂召還。

易貢使書

言行錄宋蘓文忠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驕惰。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籍司吏贓

宋孫昭遠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日攝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實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

風月為主

山堂集卷二十七
唐白居易。元和中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乃築草堂于香爐峰北。以自適。

文章著名

宋晁補之。通判揚州。以文章著名。太守蘓軾。稱為風流賢別駕。

心在朝廷

唐玄宗時。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常登南樓。嘯咏賦詩。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又辟孟浩然於幕府。

躬冒矢石

宋黃友。通判檀州。會金人背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

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戰。躬冒矢石。破唇裂齒。欽宗召見。稱嘆。賚予甚渥。

囚宦者

唐蘓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遣宦者采怪竹於江南。將蒔上苑。宦者縱暴。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獎慰。取竹棄之。

戮奸民

宋李及。通判曹州。州民有李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拒之。乃謾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鞠之。斬于市。及由是知名。

水火不交

見水。

邦國不空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遇事敢為

宋鄭剛中。為温州通判。遇事敢為。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見義則服

宋蘓頌。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所信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

登城泣禱

隋張祥為并州司馬。時漢王諒作亂。縱火燒郭下。百姓驚駭。城則有西王母廟。祥登城再拜。泣禱曰。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

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徵。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

直攻時相

宋辛元龍字震甫江西瑞州高安人號松垣為鄂州通判上書雪濟邸之寃攻時相史彌遠之惡言甚痛切嘗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經。

不屈勲臣

宋王濟通判鎮州其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屈撓戎卒頗恣暴不法至為盜賊或夜焚民居濟乃率所部壯士數十潛往窺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便斬之馳奏其事上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歐折人齒濟不俟奏輒杖脊送闕下軍府畏肅屢下詔褒獎。

心如鐵石

隋循吏傳陳肅字弘儉心如鐵石老而彌篤為潁川郡有清名賜絹百疋。

胸無芥蒂

宋蘇哲宗紹聖間貶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軍瘴癘所侵蠻蜚音淡蜚所侮胸中洞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咸得其歡心。

以恬退薦

王安石通判舒州時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安石不就。

以清潔聞

宋孔勗通判廣州以清潔聞真宗東封時召知曲阜縣勗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勗皆慰遣之。

有神呵護

唐蕭邁字得聖蘭陵人貶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神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後得聖謁白帝廟見帝類向所睹者得聖後為相按播州屬四川卽秦夜卽地為帝尊憚

唐劉齊賢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令捕之帝曰齊賢豈捕鷄人耶安得以此待之

公著賢行

歸田錄歐陽公知潁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耳後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公望直聲

勛音勉宋賈公望通判平江府有直聲時朱勛父子用事公望有詩曰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爍不復見妖魔朱大銜之竟罷去按平江府卽今蘇州府宋政和中置不予庫錢

唐蘓邈字廷碩開元中為益州長史時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買錦半臂邈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豈國家意耶

斥還臥具

宋蔡抗通判秦州居官清約家人有得龍鬚席為臥具者乃斥還之

刺史自辟

漢武帝詔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

太守見知

宋周敦頤通判虔州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省于奉身而
惇音梵 燕及惇娶守趙林熟視其所為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
茂叔也。

氣節自任

宋陳堯咨通判濟川以氣節自任

獄訟不寃

言行錄宋蔡文忠公齊通判交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
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由是獄訟不寃又趙清獻公抃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事而誨
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于已者於是守得以善罷

飣粥不給

唐彭州司馬顏泉明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飣粥
杲音編 不給無愠嘆之色按泉明杲卿子也彭州今改為縣隸成
都府

襦被自將

唐蘓瓌轉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奇產
前長史貲取巨萬瓌獨單身襦被自將

著尊堯集

宋陳瓘字瑩中南劍人通判明州以職田之入頗厚盡棄

于官以歸在郡時嘗著尊堯集。

獻平戎策

宋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睦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

廢井得屍

宋黃幹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幹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因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

火樓伺寇

宋楊抗通判辰州。蠻寇剽掠辰境。抗置立火樓。伺其出入。則鳴鼓為號。遠近相援。蠻寇震駭。遂屏跡。

不肯致恭

唐宗室李道欽為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孔若思為衛州刺史。劾奏道欽請訊狀。有詔今後別駕見刺史致恭。

不欲委罪

宋太平興國初。張齊賢通判衛州。時知州鞠劫盜十餘。皆論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遣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眾人而自為功乎。但令改正而已。

服忠思孝

唐南承嗣。霽雲之子也。歷施涪二州別駕。柳宗元繡其服。忠思孝。無替負荷。見柳子睢陽廟碑。

撥煩劇劇

涪音迨

山堂集卷之二十七
制章 宋張忠恕通判杭州能撥煩劇奉奉以體國為心。

奏罷有司括地

宋張問通判大名府其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于民有司按舊籍括之至毀室廬發立墓問力止之以聞仁宗曰吏用心如此民何患不安立罷之。

奏免荒田輸租

宋宗澤通判登州境內有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皆橫取于民者澤奏免之。

薦賢人

晉東海越王克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參畫幙府下車辟孔

如音際

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統舉却鑒。阮修程牧時以為知人。

定課卒

宋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以時給卒怒課入府守趨避挺之坐堂上呼問其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眾即定。

禁事祈禳

宋周湛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于石以教之仍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

勿取薪炭

宋鮮于侁通判綿州吏以貪濫成風至課士卒以供薪炭

芻豆。洗一切勿取。郡守以下效之。風至。芻豆。開倉賑民。

隋書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饑。將開倉以賑給之。官屬咸曰。當待詔敕。不可擅開。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竟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

實粟便民

宋曾鞏為通判。歲饑。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乃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價且為平。

召遷秘書丞

宋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出為京西轉運

副使。

出為轉運使

宋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

鑿石徙溪

宋安丙通判隆慶府。郡嘗大水。丙白守發常平賑之。入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

積粟練兵

宋陸游通判夔州。嘗陳進取之策于宣撫王炎。以為經畧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以俟

推官

後唐長興二年。詔設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宋因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同。

操行堅貞

唐韓退之知武寧。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貞。鯁言無忌。

處事精審

宋蘓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某不復省矣。

被薦推友

通畧。宋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推其友劉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爭獄棄官。

宋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能直。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

不願考校

宋竇宗時。禁用偽學之黨。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不肯諂附

蘓轍為大名府推官。當官論事。不肯諂附。政聲燁然。

子駿遜美

宋鮮于侁字子駿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歲旱求直言侁推災異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甚切直唐介同鄉曲稱其才于上官乞交章引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之美乞移與之介益嘆其賢

若水雪冤

言行錄宋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太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一年中遷為樞密副使在同州時有富民失其女奴其父母訟于州獄吏挾怨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棄之水中遂失其尸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

引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吏于何地太守嘆服

擊蛇服衆

宋孔道輔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以為神州將欲驗視以聞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石介有擊蛇笏銘

鬻馬歸鄉

言行錄范文正公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每歸解必記往復辨論之說

商集二十七卷 二十一

于屏上。比及去官。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秉正不阿。

宋呂餘慶初仕周為許州推官。秉正不阿。臨事有斷。執論不奪。

室音崇

樓攻媿集。宋陳希點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立公室為守。屢以職事爭辯。立公或憑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

府事悉咨

宋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乎。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邊事特訪

宋梁顥為大名府觀察推官。真宗幸大名。訪羣臣邊事。顥因上疏。時論偉之。除知制誥。

持身清介

宋潮州司理洪天錫。持身清介。是非不可回折。州有勢家奪民田者。公斷還之。

用法平允

宋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已得其寃狀。而尉挾姻黨。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

發允良姦

宋王疇皇祐中為開封府推官。內侍李允良訐其叔父歿疑為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疇曰：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之，果然。

治冷清罪

宋韓獻肅公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為疑。吏收捕驗問，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罪。

氣貌不凡

珣音旬。宋康定間，程珣通判南安軍。時周敦頤為司理，珣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顯願受學焉。

聲聞益遠

宋蘓文忠攝開封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作箴諷守

宋李燾號巽巖，為雅州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

以法制人

宋胡瑗為丹州推官，於政暇，則以湖州學法隨人賢愚，訓迪之。由是士多造就，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也。

宰相才

宋呂文穆公蒙正既致仕居洛，真宗祀分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遂

至大用。

宰相器

胡氏傳家錄。韓忠獻王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分俸贍族

宋周堯卿為衡州司理。參軍居官盡職。俸祿雖薄。必分以贍宗族朋友。不少吝惜。

積穀饋軍

宋俞獻卿為昭州軍事推官。初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後大兵至。賴以饋軍。

拒增鹽筴

宋四川總督符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推官李燾。燾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之風。

論召水災

宋蘇州推官蒲宗孟。英宗以水災求直言。宗孟上疏。臣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宦陰之餘。姦臣陰之極。邪佞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雨潦之變。殆為是七者所召也。

托疾而歸

宋永州司理劉芮。鞠獄為法家。疏駁。芮謂今觀疏駁者之設意。大與古人用心不同。從古惟聞死中求生。不聞生中求死。托疾而歸。

山堂雜考 商集二十七卷 二十三

廢書而嘆

宋歐陽觀廬陵人舉進士歷綿隨潁三州推官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厚也常夜點燭治官書屢廢書而嘆妻問其故曰此歿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後以子脩貴累贈崇國公

安可棄民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僚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者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不忍擠人

宋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歿邑具

獄上于郡公明其寃狀守將謂曰劾縣枉獄當得重賞公曰治獄得情乃其職事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嘆服滕公甫力薦其才

不赴宴集

宋陳俊卿紹興中為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事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藻走視同僚以宴會後至被詰問俊卿唯唯推謝已而守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忍自解以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為不可及

不預帑藏

宋雍熙三年詔凡司理司法之官不得預帑藏之事

上治兵策

禧音嬉東都事畧。徐禧上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

原偽印情

宋趙抃為武安軍節推。民有赦前造偽印。赦後用之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殊。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提舉

此卽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自衛李惺制平糶之法。漢人因之。則謂之常平。然漢人特置倉。猶領之于大司農。至宋淳化中。建常平倉。景祐中。令轉運

司與長史舉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隸漕臣。及熙寧中。乃遣使提領。則提舉長平始于此。政和初。詔江淮荆浙等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則提舉茶鹽始于此。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司。併入茶鹽司。九年。改常平官為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為常平官。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十五年。戶侍王鉞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臣兼領。淮西京西。

以漕臣兼領仍令監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又舊制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市舶而州郡不復預矣。

治荒修廢

宋神宗職官志提舉常平司標常平歛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修廢賑民難阨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奏劾。

裕民阜邦

哲宗職官志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歛散賑濟之凡後錢視其產之厚薄人吏廩祿視其執役之重輕凡市役掌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乘其貿易以平物價皆與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財及掌按察官吏之事。

按逐賊吏

晦庵集潘時字德廊遷江東提舉入境即發賊吏一人故相有為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以次召問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帳鈐鍵吏卒無不肅然。

拯救饑民

朱文公行狀公孝宗時提舉浙東時饑民滿野先生條具利害奏請拯救全活饑民無慮數十萬及按劾賊吏舉行荒政一路肅然。

發倉佐軍

宋鄭尚書丙提舉湖南李金階彬州尹寬起寧遠縣以應之衡邇賊巢提刑託行部以避其鋒常平亦置司在衡公兼程疾趨督州將治城訓兵民恃以安又乞部軍濟師糧餉不足發倉佐之後賊平公協助之力為多。

黃海佐國

龍溪除起琮制掌摘山黃海之利以佐國用視歲額之登損以詔賞罰且給之不如期鬻之不如式與州之不加恤者皆劾以聞。

委寄非輕

紹興中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委寄非輕若用

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即來稟議然後之任。

風力可伏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手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倘非得才智之人益以事權無所成李稷風力固已可伏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官吏。

定利役書

鮮于侁熙寧中范鎮舉所知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

覈常平數

宋黃適撰謝殿撰師稷行狀。公遷湖南提舉常平。赴闕奏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無隱。會湖北郡常平多所侵用。文書類載虛數而已。公悉為覈實具奏。自今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至者。朝廷可其說。自是遇水旱。皆可贍給。

士夫見知

通鑑長編。黃廉嘗按察川陝茶政。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在職歲餘。士大夫乃頗見知。初都大提舉陸師閔特歲計茶息一百二十萬緡。括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在職。盡除公私之弊。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

官屬自辟

四朝志。應產茶以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

始精揀汰

續會要。先帝市馬于邊。有司倖賞。率以駑駘充數。紹聖中。提舉程之邵始精揀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多而茶息厚。

能就事功

提舉李稷言。一年通計課利錢七十六萬緡。上批蜀茶變法。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官。

增額十一引

中興係年錄。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

輸引錢市利八百文。至紹興十三年，遞增為十一引。時物價騰踊，茶商取息頗厚。明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引，三百文。于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

加錢一百萬

初，蜀茶額錢三十萬。至提舉李稷，加至五十萬。後陸師閔代稷，又加為一百萬。

民力少寬

中興會要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加意于此，庶可少寬民力耳。

國用頗助

中興會要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兼取精粗

會稽圖經：王絲，紹興人，以侍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例番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吏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特進奇巧

唐嶺南市舶使周慶立，特造奇巧之器以進。侍御史柳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以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總幕官

漢衛青征匈奴。大克之。拜大將軍于幕中。李廣傳注。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遞之後。世幕官之名始此。

典文章

東漢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下。以典文章。作書檄。

魏陳琳字孔章。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琳作書及檄。草成。太祖先苦頭風。臥讀琳所作。頭風頓愈。

馬曹

世說。晉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何署。對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驢府

世說。晉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為司驢。

元僚

晉王儉字仲寶。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沔書美之。杲之字景行。

健吏

唐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健吏稱。

陳遵日醉

漢陳遵字孟公。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務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

杜牧夜遊

唐杜牧擢制科。牛奇章公僧孺鎮揚州。辟為節度書記。每夜微服逸遊。公聞之。以銜子數輩潛隨牧。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臨別。僧孺以縱逸為戒。因取一篋示之。皆銜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大感服。

府中三才

世說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按慶孫名輿。陽仲名滔。景聲名邈。太傅司馬越也。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河東三絕

唐徐彥伯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昌善判司事。李巨善書。而彥伯善屬辭。時稱三絕。

三語掾

晉陳留阮瞻字千里。有令望。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答曰。將無同。戎善其言。辟為掾。時人謂之三語掾。

七品官

袁州司戶廳壁記唐代司戶職任煩重。目為七品要官。

以板拄頤

晉王子猷為桓車騎冲參軍。冲謂曰。卿在府久。府事當相料理。子猷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頤云。朝來西山。致有爽氣耳。

登牀瞪目

唐嚴武以黃門侍郎鎮成都。奏杜甫為參謀。又薦為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結廬浣花溪。種竹植樹。縱酒笑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都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耶。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

中實銜之

不可親踈

見王府。

不及盥漱

宋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公少年不可廢書。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後魏公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不屈。

上牀大斲

斲音汗

斲音早

世說許侍中。與顧司空和。俱作王丞相從事。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

台音埃許上牀便台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負棺極諫

唐賈直言署李師道府及師道謀不軌直言持刀負棺極諫曰願前死不見城破又畫縛載檻車狀及妻子繫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值雨入車

世說晉王徽之有俊才少為桓冲參軍從冲值雨便下馬入冲車中謂冲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因風開帳

却音隙晉書却超為桓温參軍謝安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却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英俊並游

漢枚乘字叔父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

子孫相委

唐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慶異之曰子台輔器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惟接徐穉

見太守上。

欲留巖叟

宋王巖叟字彥霖魏公韓琦留守北京辟為屬後韓絳代琦欲留巖叟巖叟曰巖叟魏公之客不出他門士君子稱之。

八掌

驚音卓唐翰林故事張驚十年歷文武之佐八掌書記時論美之

九綜

南史陸徽云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坐榻與語

晉劉爰之少為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按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之龜斃而不肯舞故比之

登樓與談

見月廊廟才

廊廟才

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之才後為相

霹靂手

唐裴漼字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內輕之諭之曰同州吏事頗繁子盍求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之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進紙筆為省決一日而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號為多士。又唐僖宗紀：鄭從謹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宣州多賢

韓文云：當今藩翰之賓客，唯宣州為多賢。

郝隆變語

世說：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

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耶？」

祥正天才

宋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

豈池中物

唐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府倉曹參軍。謂思謙曰：「公豈池中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重此府耳。」

欄席上珍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勅翹車著詠箋，帛垂文式，重弓旌。

以光樽俎。允奉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

風雲入懷

唐李正封送石處士赴河陽幕詩。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

章服榮身

劉方平寄嚴判官詩。忠貞期報主。章服豈榮身。

賀得賢主

韓退之代李翱與李浙東書。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馳往省之。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擇得名流

唐崔衍遷宣歙觀察使。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憲司待

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多致顯達。

舍人樣

唐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徐堅為判官。堅屬文典雅。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

御史才

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琳曰。能知吾失。御史才也。白帖云。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

歷城避暑

見伏日。

香山賞宣

宋天聖中錢文僖公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一日謝歐同遊嵩山歸幕抵龍門香山雪作文僖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遂歸也

王勃重名

唐王勃年未冠以重名調補虢州參軍才大官小拂衣而遊天下

明鎬貴相

宋薛奎為開封府明鎬為幕曹奎以公輔期之或問何以知公曰其為人端重且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後鎬果至參知政事

不從太守

宋李承之字奉世為明州司法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辯承之毅然敢言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公自斷之可也若在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而止

不徇監司

宋張九韶字子韶僉判鎮東軍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敢有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

醜音姓

民有冒醜禁事連旁郡者府屬縣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柝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止數人餘皆良民若盡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肯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拒絕盈珍

唐盧坦為鄭滑節度使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乃據理拒絕之。

踈遠蔡卞

確音貫宋陳忠肅公確字瑩中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俾公權攝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

雍州妙選

梁王建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記室參軍弟觀兼書記沈約任昉與革書曰雍州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

浙西高選

唐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又王質字華卿為宣歙觀察任幕府者若裴夷直趙哲李行方劉蕢皆一時高選

含思揮毫

唐李文饒集非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刀為之滿志師文鼓瑟妙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

飛書馳檄

李德裕太原府掌書記廳壁記楊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李白送程劉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望重才高

六帖從軍。則望重。仲宣佐幕。則才高。元瑜。按仲宣。王粲字。元瑜。阮瑀字。

行修學進

韓退之為石洪墓誌。石洪字巨川。行修學進。聲號聞四方。諸府交辟。

咨訪得失

唐楊於陵字達夫。節度嶺南。辟韋臯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

爭論是非

見推官。

隣藩踈動

唐乾符中。王重榮鎮河中。辟李巨川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重榮大合諸藩。協力誅寇。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隣藩。無不踈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為之助也。

侯印光輝

温庭筠送郭書記詩。賓筵得佳客。侯印有光輝。

直言箴規

唐劉悟節制鄭滑。奉賈直言置幕中。凡悟纖微。畢失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

鳴謙學識

唐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判官許鳴謙。有學識。常待以異席。事多咨之。

待如師友

唐劉蕡。博學善屬文。耿介嫉惡。文宗對策。極言中官權盛。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辟為從事。待之如師友。

入為公卿

白集溫堯卿。江陵府判官。制。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判官入相

原化記。唐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相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曰。其妙擇賓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紗籠見丞相。

從事入相

唐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有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為常失。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長于章奏

唐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嘗器之。及鎮浙西。命參佐賓。

延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長安私第別置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三復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稱以文章

唐權德輿字載之。未冠時。即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

胡曾詠史

唐胡曾。邵陽秋田人。長于才幹。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乃置門下。時雲南叛。乘傳入川。辭旨不遜。使幕客各撰書答之。曾辭云。四方之于中國。猶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赴東海。天地尚不能違。况于人乎。駢盛稱之。自是箋奏皆出其手。遂成安定集十一卷。外有詠史詩百首。

從易焚書

東都事略。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時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軍。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焚之。

逢鬼揶揄

晉陽秋。羅友好學嗜酒。不特節檢。在桓温府。以家貧乞祿。温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會同府有得郡者。温集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温怪問之。答曰。昨奉教旨。旦出門。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

以為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為帝倚任。

唐徐彥若為清海軍節度使，卒于鎮。行軍司馬劉隱主留
務，時方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或他有以事上陳于帝者，
帝必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書三十一卷之

是縣州事，其縣並置軍。必必備者，必是縣其首博之。此
東唐事也。東必是字簡夫，隨漢州軍軍候官。却王世文
必是焚書。

皆出其手。必是安集十一卷，我亦亦精史精百首。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八卷

○縣尹上

歷代沿革。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
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其職一也。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
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凡掌
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凡縣
道國邑共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
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晉制大縣令
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五

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卒皆不治。宋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乾道二年。御筆令後非兩任縣令。不許除監察御史。至是其選復重。

無喜無愠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左傳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當賞當誅

齊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

曰。嬰知過矣。請復治之。二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按單父。今交州單縣。

製錦

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

宓音伏
單音善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為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注云愿言尹何為人謹愿

投巫

西門豹戰國人魏文侯時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為河伯娶婦巫徧視良家女子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没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幸來告我吾亦往送女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

河伯更求好女送之即令吏卒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巫媼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中。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媼與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說賊

唐李大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其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遂降。

請史為書

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政。請君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書輒使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豈以此為諫乎。魯君寤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後宓子遂得行其政。單父治焉。

尊賢共治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食者。魴也。其魚博而味厚。子賤

扱音察
又音吸
魴音房

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治民猶牧羊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朝。願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式不願為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之道。亦猶是矣。時其起居。惡者斥去。毋令緹音溝。敗羣。上奇其言。拜緹氏令。

宰邑如烹鮮

能音託。列子曰。宰大邑者。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飢。白帖善理人者。如驅雞。

象雷

六帖雷震百里。縣令象之。

應宿

見星。

借劍斬奸

見納諫。

驅車按罪

東漢賈彪。桓帝時為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

也。皆名之為賈。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稱其三善。何也。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按蒲。即今大名府長垣縣。

十奇

宋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吏民不識知縣兒。二奇。楊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例價不相虧。四奇。平心處事盡無私。五奇。街頭不見凶頑兒。六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馴雉

輟音冥東漢魯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旁有童子。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爾。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也。童子有仁心。三也。還以白安。安上

書言之。帝異焉。按肥親掾姓名。

飛鳧

東漢王喬。明帝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其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舉網張之。但得雙鳥。尚方諦視。則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分捕少年

漢尹賞。字子心。為長安令。長安中閭里少年。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墨丸者斫。文吏白丸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必傷橫道。賞至縣。乃穿地數丈。名虎穴。雜舉輕薄少年。惡子姓名。悉記之。遣人分行收

捕納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歿。

先問大姓

紆音於。東漢周紆。字文通。章帝時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賢戚。如馬竇等。豈能知實業傭乎。於是賢戚跼蹐。京師肅清。又宋魯有開字元翰。青州壽光人。始居亳。知確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飛蝗不入境。富弼謂開有循吏風。薦之。

呪虎

其音甚。東漢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是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視恢鳴吼。跳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為之歌頌。按不其。即今萊州府即墨縣。

斷牛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與元武縣隣界。元武民以犝牛往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及民歸。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因令左右縛民蒙首。過婦家村中。云。此盜牛賊。召村中牛主。悉集。各質所來。婦家不知其故。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此即女婿。可以此牛還之。婦家叩頭伏罪。元武縣聞之。大慙。又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

璉音邊。欲往戍邊，留犝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
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訴之。子雲收入
獄。捉璉至曰：賊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即拷之。璉急曰：
吾牛實外甥犝牛所生。於是，以五頭酬璉，餘牛還恭。

汲黯耻為

漢汲黯，遷滎陽令。耻為之，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為中大
夫。

野王願試

漢馮野王，奉世次子。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
守長安令。

以義刑人

漢鍾離意，字子阿，平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
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以信待物

唐洪少卿，貞元中為蘭溪令。以信待物，以勤集事。賦平人
和，節度使盧羣嘗稱其如精金百鍊，良驥千里。

放囚還家

東漢虞延，字子大，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囚徒還
家，囚感恩德，如期而至。又晉曹攄，字顏遠，為臨淄令。嘗辦
寡婦寃，歲暮行獄，問囚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在。乃撫然
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泣曰：若
得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放之。至期相率而還。一縣

嘆服號曰聖君。

枷囚立市

礫音力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盜以囊盛瓦礫。指為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於馬市中。有二人。在旁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悉獲其黨。

人不忍欺

東漢卓茂。字子康。為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

吏皆引去

魏高柔。字文惠。為管城令。縣中奸吏皆引去。柔教曰。昔丙吉更有過者。容之。諸君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引去。皆自勵。

可也。

恐民樂寇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麥。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民將樂有寇也。

答民情力

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答而遣之。

鯨音稠

愛鱗

宓子賤為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

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鮠。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必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于旁。

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初至縣。乘斗車。歲餘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留之而去。

開倉賑民

東漢桓帝時。韓韶為羸長。流民萬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淑為當塗長。韶為羸長。寔為太丘長。皓為林慮長。茲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淑等皆潁川人也。故曰潁川四長。

設科募士

東漢虞詡。字升卿。安帝時。鄧騭惡詡。欲以事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危之。詡曰。明府不憂。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乃設三科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

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奉法不黨

楚令尹虞丘子薦孫叔敖於莊王曰：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為國老。以叔敖為縣令，後虞丘子家人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言既音委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飢，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為政得中

唐帝抗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齊肅，輦轂繁劇，為政

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畫像勸學

東漢高彪，字義方，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以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又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配享報功

宋許介，知青陽縣，嘗建九華祠，及去，民思其功，請于朝，以介配享其中。

武城絃歌

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萍鄉更鼓

宋張希顏景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賢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脩葺，田疇皆墾闢。至縣則塵肆無賭博，市肆不誼譁，夜宿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嘆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

同聲謂之不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悃幅音
悃幅

異，斯亦始近之矣。

所至樂其不擾

宋吳宥為政寬簡，所至民樂其不擾。去又愈思。嘗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又慶元中有景時者，字秀發，華亭人。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脩學校，建樵樓，縣倉嘗曰：吾于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甌中生塵

漢范丹，字史雲，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成帝時為蕪萊長，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帶於朝，所止單陋，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蕪

萊按蕪萊縣名今屬濟南府

邑內不電

東漢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電徵拜尚書

叩頭反風

見光祿卿

暴身降雨

東漢祝良為洛陽令時天旱禱雨良暴身階前甘雨滂沱

道不拾遺

漢何茲武之弟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商賈露宿唐張允濟為武陽令有人夜行遺錦袍行十里方覺曰吾境無拾遺者還取果得之

庭可張羅

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園頰音拱園草滿庭可張羅高頰薦之以為莒州刺史

綏德撫仁

東漢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敦業崇利

唐制縣有六等之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京都所治為赤縣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之美惡為差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縣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

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又宋哲宗朝。吏部上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恤困窮。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

單車就路

東漢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眾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被徵。單車就路。吏民羗胡。賦歛牛馬器物。追送之。一無所受。

單步之官

馮音晏魏志。崔林除偽令。清貧。單步之官。又馮元淑。歷浚儀。始平。

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至午後。不與芻豆。曰。令作齋馬。

不謝公主

東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格殺之。光武使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宣卒。家無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嘆。賜以金帛。按彊項言不低屈也。出楊震傳注。後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耶。亦是此意。

不承賢人

噴音攢梁沈攢之。吳興人。性踈直。為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諧言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願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

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贊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勸人生業

東漢仇覽。一名香。字季智。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

教民耕桑

唐韋維。徙河內令。教民耕桑。民為刻石頌德。

飛蝗不入界

東漢鄭弘為陽人郡人得遺書。悉火燒之。春大旱。

蝗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陽界不入。

狂獸皆渡江

南齊晏為編

椒長

日

不計

謂曰我

勸人生

東漢仇覽一名香字季智年四十一歲清長澤人坐業為
 科令令子弟就學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
 覽告元不孝元曰吾近日過元舍慮落整頓耕種以時
 此非惡人自是教化未至耳乃親至元家為陳人倫譬以
 勸之元感其言乃改行
 山堂肆考內令婦丹桂桑丹為修以斷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九卷

○縣尹下

飛蝗不入界

東漢鄭弘為騶令。郡人得遺寶懸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入。

猛獸皆渡江

庚黔婁為編令。先時縣多猛獸。至此皆渡江去。漢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是邑多猛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百姓懷惠。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

兩縣皆理

山陰縣志卷之十九
贛音塗。漢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尹長才有餘。宣乃奏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兩縣兼治

宋郭奉世知永新縣。泰和民苦其令。訢諸上司。欲得奉世治其邑。漕司檄以往。而永新民不可奉世。乃寓兩縣之佛舍。無治焉。

茂宰

謝玄暉詩。茂宰深遐眷。按茂宰謂英茂之宰也。或云漢卓茂為密令。有聲。故詩人用此。以此宰邑者。

神君

晉良吏傳。喬智明字元達。以德行者稱。為隆慮令。民愛之。號曰神君。北京張潭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漢崔瓌為汲縣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為政七年。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喜為親屈

東漢廬江毛義以行誼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鬻為民焦

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修江寺。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投書

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之水中。一無所發。

閣詔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歛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罪。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

易于不之効。

植花

晉潘岳為河陽令。多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柿

宋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及梨棗各四株。女丁半之。

父疾棄官

南北朝庾黔婁。易子也。少好學。性至孝。仕南齊為孱陵令。政有異績。父在家遭疾。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母疾去官

孔奕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

為百城表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積至百金。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此。可為百城表矣。

為三輔最

隋蘇威薦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問以理人之術。謂諸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

凱之垂簾

劉宋顧凱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凱之能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間寂。自宋氏為山陰者。莫能尚也。

賈郁批榜

五代賈郁。補僊遊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一吏酣酒。郁怒曰。當再典此縣。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來。猶鐵船渡海。後郁果再典舊邑。時醉吏盜庫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槌。

斷人爭雞

南宋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不決。琰各問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許盜格虎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捕獲盜賊。會有虎為暴。盜請格虎自

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已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正身率職

梁何遠，字義方，郟人。為武康令，正身率職，不徇人以非禮。太守王彬行部，諸郡皆盛供帳以待，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鷺而別。彬戲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宣城太守。

誠心愛民

宋李公彦，大觀中，知上高縣，誠心愛民。凡歲旱禱雨，必應。禾必大熟，民刻其事於巖石。

遺粟畏知

賈郁為僊游令，有邑客遺果，其辭曰：此某家新果，人皆不知。郁曰：君有兄弟否？答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知倍于古人也。竟不受，客慙而退。

取芋償直

邦音皮。宋何隨，郟縣人。初仕蜀為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南金荆玉

晉孫綽作孔松陽令，僚贊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足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潔齊冬冰，恩湛春露。行範

乃祖德冠縉紳。

清水平衡

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縣。民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作令一策

劇音會齊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劇為代。玄明日。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諭民七篇

唐鄭至道知天台縣。專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書七篇尚存。

傾貲賑阨

唐張巡為清河令。人有負節義以困阨歸之者。傾貲賑護。無少吝。

獻餌供軍

唐李康為漢陰令。黃巢亂。僖宗出幸。途無供頓。康獻糗餌數百。騾軍始得食。

風抗雲垂

晉江羣作襄邑令。傅渾頌曰。明明君侯。嘉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潔。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樹榮水澄

唐劉敬和令高苑縣。適歲饑。卽擅開倉賑民。嘗令淄川長
小鄒平等縣。皆有聲。民歌曰。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
渾已澄。又李錫之為盧城令。變苦水為甘泉。

減壽乞霖

宋高南為奉新令。禱旱未雨。有願減十年壽。乞為三日霖
之祝。朱熹守南康曰。使吾屬皆如高令尹。吾何憂乎。

將身叩火

宋曾準。贛州人。嘉祐間。知公安縣。火燔民居。準以身叩之。
風反滅火。

務簡廉平

梁武帝每選守令。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勉以為政之

道。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

但計資考

唐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
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陵遲。顧不甚哉。又韋嗣建言云。
比年縣令。吏部不加簡擇。惟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易于引舟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
挽撐。易于自為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
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彥博題鼓

宋文潞公為榆次令。嘗題縣樓鼓曰。置向樵樓。一任搗搗。

多過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拏出頭來早放衙。蘇東坡詩注。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

救軍母撓其清

沈音充 蓋屋音 周只

唐蔣欽緒子沈。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將令賢。供億當有素。汝輩得蔬飯足矣。母撓其清。

祈佛冀諧所願

唐李君奭。宣宗時為醴泉令。有異政。考滿當罷去。父老聚于佛祠。祈佛冀諧所願。宣宗校獵渭上見之。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

銅印墨綬

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為長。皆銅印墨綬。

緋衣銀魚

唐李頌學。字德新。為武僊令。浚渠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又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

鬼神破膽

唐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進士劉蕪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蕪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女子訴冤

東漢王恂。為鳳翔府郿縣令。赴官至棗亭。亭長曰。亭有鬼。

沈音屯 蔡音離

數殺過客。不可宿。恠不聽。即止宿。夜聞女子稱冤聲。恠曰。有枉狀。可前求理。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恠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恠召游徼詰問。悉伏辜。亭內遂清安。

殿柱帖名

唐宣宗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廟堂賜宴

唐玄宗時。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製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廟堂賜宴以遣。

杖殺胡雛

唐隱甫為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者。善吹笛。尤承上恩寵。嘗負罪匿禁中。玄宗託他事召隱甫入。時胡雛在側。從容指曰。就卿焉。此人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工也。臣請解官。再拜而去。帝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將胡雛曳出門外。隱甫立杖殺之。賜隱甫百緡。

擒曳中使

唐崔發為鄆令。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復蘇。給事中李渤等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

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所宜矜念。上曰。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僧綽治譜

南齊傳僧綽。與子琰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劉彝治範

胸音渠。宋劉彝懷安人為胸山令。恤民。平賦役。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

士夫高其行

唐魯山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內人。玄宗開元中。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德秀唯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上曰。懷州之民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按于為歌名。未詳其義。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德秀介潔質朴。誠信待人。士夫皆高其行。謂之曰。元魯山。房瑄嘗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朝野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山陰一丘

山陰縣志 卷二十九
南齊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政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
如一丘。蓋前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
績。而仲孚皆過之也。

江東三岑

唐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
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云。毋遺江東
三岑。

試理人策

唐玄宗開元中。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
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世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
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曰。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著諭蒙書

唐馮伉授醴泉令。民多豪猾。為著諭蒙書。大畧指明忠孝
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宋戚綸字仲言。知
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
幼多傳之。

為文籲神

唐狄仁傑為昌邑令。有老媪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為文籲
神。未幾虎伏階下。乃告於眾而殺之。後又為幽州都督。有
功。賜紫袍。武后自製金字十二以旌其忠。又宋張逸
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每夏秋暴漲。多覆民舟。逸為文
禱神。不踰月而灘為徙五里。自是無溺者。

仗劍誅吏

宋張乖崖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旁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偉而傳之。

楊時惠政

宋楊時。劔南將樂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趙方名言

宋趙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太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樞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

名言

追呼不使入鄉

種音充。宋種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

期會惟令揭縣

宋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為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令具鄉里始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又燕肅天禧五年。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

植栢

宋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拔茶

宋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民得其利。又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患政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以純嘗為著作郎也。

讀五車書

宋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撥鴛鴦班。髮已垂白。縱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稱一字判

元朝丁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移。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感悟母子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增廣生徒

宋許洄為江華令。作新學校。增廣生徒。數年之間。盜息民安。人為立碑頌德。

移兵省費

解音必宋吳時知西安府鄭縣轉運使檄華州餽米五萬輸長安而鄭獨當三萬時貽書轉運曰古者用師則裹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移兵于華則運費可省轉運從其言。

妨農遣歸

宋李師中知洛川縣民有罪於縣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

撻猾吏導訟

宋黃巖叟知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于市衆皆竦然定州呂公著嘆曰此古良吏也

寬下戶輸錢

宋呂公著知河陽縣蠲役法以寬下戶輸錢民甚德之

止競渡船

五代蕭結為祁陽令不畏彊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划音華皆忙迫划甚閒船守為止之

辭清道詔

宋陶令知盱眙縣時徽宗南幸以南山有十景欲臨觀詔所在清道令辭以非浹旬可辦上嘉其直而止

不載一物

宋吳中復知峨眉縣庶于居官及代還不載一物不取一文

宋沈希顏嘉祐間知雩都縣。公字後妖禽夜啼。希顏書其本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平生弗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沴不生。百廢具舉。

拒太守導水

宋張及知臨邛縣。太守欲引水泛舟。遣吏于縣決堰水。時農事方興。及謂吏曰。涸民田以事嬉遊。可乎。令可去。水不可導。守聞之。歛容以謝。

斷豪子還田

宋元絳知永新縣。有豪子龍幸。誘少年周整飲博。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偽立一券。父之。整母始知。訟于官。不得

直。及絳至。辨為偽券。責令還之。幸駭謝。即日歸整田。

法誅南金

唐張巡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巡下車以法誅之。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捕治海印

宋天聖間。陳希亮知長沙縣。有浮屠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置諸法。一縣大登。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命還一砵

宋凌冲。熙寧間知含山縣。律已甚嚴。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砵。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悔取一硯

宋張舜民知襄樂縣。及代去。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

十日一受俸

宋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閣內作乾飯食之。

二日一治事

宋王安石。仁宗時知鄞縣。讀書為文。率二日一治縣事。起陂音悲堰。決陂塘。貸穀于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

榜門受餉

梁長城令何敬叔。東海剡人。素清廉。一日榜縣門受餉。得

米二千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輸租。

按籍命差

宋程明道知潭州晉城縣。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悉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政識先後

宋元祐初。何執中知海鹽縣。為政識先後。邑人紀其十異。滿去。父老乞醵。攀舟而泣。

政尚慈祥

宋黃庭堅知太和縣。政尚慈祥。既去而民懷之。立祠祀焉。

固拒懷貞

宋黃庭堅知太和縣。政尚慈祥。既去而民懷之。立祠祀焉。

唐揚揚為麟游令。時實懷貞大營金遷玉真二觀。撥取畿內民貲以佐費。揚固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揚曰：「所論者民冤抑耳。何論位高下乎？」懷貞壯其對，遂止不取。

不謁王敬

宋尹天民，會昌人為太學博士，出知果州。相如縣時，王敬得政，舊在太學，乃天民所隸。齋生也。有強天民謁敬者，天民笑曰：「見王丞相，豈不得好官？恐為顏閔所笑。」

題旗為餞

宋楊瑾知華亭縣，施政有條，上下信服。境內稱治，秩滿，鄉老泣送，且以二旗為餞。題其上曰：「農人不會題詩句，但稱」

一味好官人

置館寓思

宋政和初，韓瓘為於潛縣，興利除害，民甚德之。政暇嘗遊憇于岸壩山之東軒，後人因目為昌黎館，以寓去思。

老媪棄款而泣

齊樂豫為永世令，病卒。有老媪擔款貨於市，聞之大泣，棄所貨款而泣曰：「失樂令，我輩應就死爾。」一市人皆泣。

小兒捧酒以迎

唐韋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捧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其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迎？」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障，」

岸壩音鄂

款音速

皆公所為。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迎。駿嘉其意。為
留終日。

樂如時雨

晉荀勗字公然。知榆次縣。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武帝下詔
褒美之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
時雨。

惠如春風

唐李白為馬昌宰。韓仲卿作去思碑曰。未下車。人懼之。既
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

罷用里長

宋慶曆四年。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而國租自輸。石

按音刻

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不任吏胥

宋趙良淳知分寧縣。俗尚譁訐。號難治。淳不用刑戮。不任
吏胥。取民敦孝友者。身親敬禮之。其桀驁者。繩之以法。俗
為少革。

清白端謹

宋蒲堯仁知太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
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為官三年如一日。

明敏警嚴

宋劉歲。淳祐中。知青田縣。明敏警嚴。政事洞見。源委。吏不
敢欺。民懷其惠。

歲音成

學術淵源

宋元祐中。陳師錫知宿遷縣。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入為校書郎。

識見高爽

宋程璠知豐城縣。識見高爽。凡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越年雖多。不復忘廢。為邑三年。識其民且半。

瑞蓮嘉禾之應

宋司馬攸知遂昌縣。留心撫字。教化大行。有瑞蓮嘉禾之應。

白雀青鹿之祥

宋吳在木。咸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有白雀青鹿之祥。民歌曰。吳公木。政嚴肅。惡者憂羈囚。善者樂化育。鳥有白翎雀。獸有青毛鹿。不見大聲急。人走昔日屢空。今皆足。

剡削夙蠹

宋蘇頌。仁宗時。知江寧縣。時承李氏之後。稅賦無藝。頌更剡音產。定戶籍。剡削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

尊禮秀民

宋連庶知壽春縣。興起學校。尊禮秀民。以勸其俗。不愧蒼天。

宋張之才。紹聖初。知山西澤州陽城縣。清謹愛民。名聞當

世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真如白日

宋邊珣知洛陽縣。其兄珣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赤色。心事如青天白日。士民稱之不容口。

珣音許
珣音于

今皆云

首身自口。於此。青史。不具。大覺。意入。夫。皆。曰。以。此。青。史。之。報。乃。始。曰。吳。公。木。如。是。康。康。之。事。因。此。而。出。宋。吳。公。木。如。平。中。味。給。干。練。與。除。劍。等。子。中。解。官。以。此。

山堂肆考臣職第三十卷

○教授

歷代沿革。漢郡國有文學。自文翁治蜀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職。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中。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令其教授。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及崇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未建州學也。寶元中。從守臣蔡齊請。大郡始有學。至慶曆以後。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

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則委之運司。

杏壇絃歌

莊子曰。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槐市議論

見市

經明行修

漢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行修。當世少雙。

世範時矩

魏曹植學官頌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為郡文學

東漢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學問。為郡文學。

為州博士

隋潘徽為州博士。

校業變風

漢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宮。設學官。使弟子校業。遂變鄒魯之風。

據經救弊

社音修。宋鄭克撰呂尚書社行狀。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古。以救時弊。

正身律物

宋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戲樂以俟。而交鮭音鞋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瀟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樂道安貧

宋處士陳師道。字無已。為徐州教授。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後安石卒。以蘇軾薦。授是職。

獨尚時務

瑗音院。言行錄。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弟子以千

數計。時方尚詞賦。獨湖學尚經義。時務學中。故有經義治事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講明心學

宋廖德明。熙寧間。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不撰書啟。

宋政和五年。臣僚上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目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

之意。

辭撰樂語

宋鄒浩字至完。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令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語。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之。不兼他職。

宋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不取非人。

宋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也。

抗節不撓

宋李道傳為遂州教授。金人窺散關急。而吳曦復叛。道傳痛憤見于形色。密遺書安撫楊輔。論曦必敗。宜舉義討之。曦黨來脅道傳。道傳折之以義。抗節不撓。棄官而歸。置書不觀。

端矩矱

宋譚世勳為柳州教授。時王氏學盛行。世勳雅不喜之。或問其故。曰。說多屢變。無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

履黃入

宋朱晦庵云。陸九齡。教授興國。端矩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多士方向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富道德

如心律

南集

四

三

說音平 歐陽公贈胡安定詩。吳興先生富道德。誥誥弟子皆賢才。
訓督有方

凍音速 涑水紀聞。晏丞相殊。畱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嘗
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
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賜對合意

宋趙鞏撰施大資點行狀。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寤寐
英賢。陳文公當國。列公姓名以進。旋賜對合上意。

獻政本書

宋林勳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朱熹甚愛
其書。東陽陳亮嘗曰。勳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今世為井田

之學者。孰有加於此者乎。

行鄉飲禮

言行錄。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以
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
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先生一日升堂訓
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
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
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
之。何不為君子。

詞藝不急

宋朱文公蘄州教授廳記。予友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日

至學進諸生而教誨之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先使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

許與不輕

宋戴表元奉化人咸熙中進士為建寧教授學博而才贍尤自秘重不輕許與以文章大家名重東南。

尚友古人

宋張子湖送吳教授序吳氏子鑑舉進士分教郴州學舍不以文勝蓋以德見貴於鄉里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鑑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歎。

郴音琛

不交嬖倖

醜音兇 宋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朱醜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醜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婚周審言代之而移公於會稽。

講論語

宋謝良佐為秦州教授州守呂大中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敬。

誦通鑑

宋袁樞為袁州教授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

頗遭官長罵

山堂肆考

商集三十卷

五

三

唐杜甫戲簡鄭廣文。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宋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詩。不日經筵重坐席。暫時覺舍冷無氈。

不愧旁人羞

蘇東坡戲陳教授子由詩。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愧旁人羞。

作學碑

宋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遂擢提舉變路學事。

正祭品

吳昌裔。宋嘉定中為眉州教授。省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

以才薦府學

宋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

以賢薦州學

宋楊龜山撰曾肇行狀。中弟邵安簡公元守鄭州。薦公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向儒。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召

見延和殿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縣丞

歷代沿革。漢朝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皆主刑獄囚徒。東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吏。晉以後無丞。唐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為縣令之貳。宋初不置丞。天聖中。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

長吏

漢書景帝紀。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閒官

續通典。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佐一司

白六帖。佐理一司。貳職百里。杜氏通典。縣有七司。丞為之貳。如州上佐也。

述六職

唐柳宗元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吏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述六職以輔其令也。

專經書

東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嘗以

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
儒也聞玄以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
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善言語

南部新書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望
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私相語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
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重聽何傷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年老病龍督郵白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

三眼實鮮

宋謝深甫為崑山縣丞為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
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實鮮

稽丁口

宋洪咨夔於潛丞廳題名記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
力役之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脉奮
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程督坊潴日與葦笠襍襖相爾汝

書文檄

宋元符詔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簽書文檄

風流不墜

齊江斡字叔文湛之孫為丹陽丞袁粲為尹嘆曰風流不
墜正在江郎

襟橫音
鉢式

銛刃不頓

類音銛唐崔僊為臨晉丞處煩應卒銛刃不頓。

庭前樹松

唐韓愈藍田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以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去其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若相持水瀲灩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類音國

堂上生芝

類音業唐佳希高以仁孝友悌聞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丞芝

草生所居堂上一宿而葩蓋盈尺。

不詣李實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記其姓名於笏因舉笏示所薦者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

獨送胡銓

宋王廷珪安福人號瀘溪舉進士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力排和議貶嶺南親友無敢通問廷珪

山堂集考 唐集三十卷 十一
獨送以詩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秦檜怒流辰州。

不肯任事

唐王績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祕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亂。因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鄉里。常以周易老子置於床頭。著五斗先生傳。及魚心子傳。

親為講經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遂酌水而祭。言安蠻俗荒梗。義方乃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

奠禮。清歌吹籥。而谷降有序。蠻夷大服。

忤旨遂出

東漢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遂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

占氣必遷

相書占氣要訣曰。口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故唐張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

唐臨出囚

唐書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信感恩義。

山堂集考 卷三十一
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安恭論屬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諭僚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景倩真清

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真清。

公節遺愛

宋錢公節。丞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至今邑人頌其遺愛。

姻黨不容

宋袁韶為吳江縣丞。有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覆田以定稅。佻音託時蘇旦。恃韓佻胄威福。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為京朝官。韶不聽。

期限必信

宋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

甄音軌

投甄上書

宋婁寅亮。永嘉人。政和初。為上虞丞。投甄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使牧九州。以繫天下之望。高宗感悟。擢為監察御史。

隨事及物

朱子語錄鄂渚教官闕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白黥猾胥

宋王庭珪為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化有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囊橐公把其宿負白于郡黥之舉邑稱快

論免和糴

宋紹興十八年大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之法尚存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

賴以免

惠愛及人

宋傅察字公輔為洛州永平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甚稱之

勤幹貳事

宋樓鑰新昌縣丞廳壁記余表弟汪履道丞新昌尋前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丞于一邑無不當聞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為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于時是邑雖小思繼家

聲受職以來。勉于所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求一日掃澆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也。余讀書。莞然笑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主簿

歷代沿革。漢晉以來。有主簿。皆令長自調用。自隋始置之。唐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至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者。置簿尉。簿兼知縣事。

職司符印

白六帖。職司符印。主掌簿書。又非熊送張主簿詩。松窓久是餐霞客。山縣新為主印官。

糾正非違

唐職林主簿。糾正縣內非違。

孫寶徙舍

後漢書。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孫寶自劾去。忠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甚悅。忠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

侍音雉

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舅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教，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大慙。薦寶為議郎，遷諫議大夫。

景仁彈箏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閣下。玄聞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殊適。以此大奇之。

擡頭不得

唐張彖登科，為華陰簿。乃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

承端上聲

得，遂棄官而去。

物色無差

唐顏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九千餘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憂人誤死

晉習鑿齒為桓溫主簿。溫有大志，值有知天文者至。溫問國家祚運，答曰：方永。溫不悅。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其人馳詣習曰：乞為標碣棺本。習問其故，曰：賜絹一疋，令僕自

碣音傑

裁錢五千，以置棺耳。習曰：君幾誤死，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大喜。詣溫請別告，以習言。溫笑曰：習憂君誤死，君豈誤活。時語曰：徒三千年看儒書，不如一

山堂集

卷三十

十四

詣習主簿。

訴父被誣

唐穆贊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庶訪使。遂被誣。貶泉州司戶。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劔不衝于牛斗。秦臺自洗于塵埃。贊由是知名。

棲鸞

東漢仇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宋樓鑰送劉仲起主簿詩。劉即鸞棲海濱邑。不減向來人。姓習。稟

然軀幹。卽之溫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笑。甘醴。御史以嚴如東濕。公餘黃卷。頗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

除虎

唐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得佳婿

唐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欲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於陵為戶部尚書。

得偉人

山堂集卷之十卷
宋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蓋謂范鎮也。鎮舉進士。為新安簿。

客舍題壁

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使于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于高郵。容色衰于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于京。吏部員外蔣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余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涅槃經于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嘆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蓄意所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璩音渠

道旁折竿

宋程明道再調江寧府。上元主簿。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黏音嚴

以文辭顯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晉陽簿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友善。皆以文辭顯名。時稱北京三傑。

以才名稱

鄠音戶
宋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庭。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王佐才

唐李栖筠有王佐才為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公輔器

宋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魯以為有公輔之器

遇事逢銳

音音余 泥音七

唐李會為汜水主簿遇事逢銳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累轉國子司業

落筆馬奔

黃山谷送謝主簿詩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澗松無心古鬚髮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萬馬奔劇

譚風靈九江翻

徐堅寬厚

唐萬年主簿徐堅字元固蒞政以寬厚稱

李景忠盡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髣髴之職崔豹古今注云羊名髣髴主簿

賦鵠

唐徐浩為魯山主簿張說嘗稱其才薦為集賢校理見其喜雨及五色鵠賦咨嘆曰後來之英

控鹽

宋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就試。共有
氈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迭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
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
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
大哭。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知政事。

長者車

杜工部對雨邀許主簿詩。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
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高士軒

宋朱晦庵為同安主簿。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
令甲內凡簿所當為者。大書焉。拘之楹間。當路尊敬。不敢以

屬吏待之。

賈島詩碑

唐賈島為長江主簿。有詩名。人為立詩碑。

存亮字原

唐蕭存亮為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亮及陸鴻漸
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好禮知言

唐鹿城主簿潘好禮。慕徐有功之為人。乃著論稱有功賢
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
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
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孫覺除害

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為除害而享利。守從之。

不敢躁進

宋嘉定中。吳淵為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丞。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為之改容。

不欲詭隨

宋王衡。仲豐城人。為新昌主簿。居官不詭隨。尤善推類。以得事情。

不附官長

宋呂誨為旌德縣簿。為小官。不肯附官長。人以此知其遠到。

不避形迹

宋任伯雨字德翁。嘗為施州清江簿。事有戾於民者。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

詣朝白事

宋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主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詣闕陳言

詩集卷之廿卷
二百七十七
五十四

山堂長考 卷三十一
宋安丙淳熙中調大足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害十五事言甚剴切

滅佛首光

程明道任京兆鄠縣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碎妖人像

宋吳縣主簿孫子秀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自稱水仙子秀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嘗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商英平蠻

渝音于宋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袞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聽詵榜公行王袞見而下拜蠻遂平以趙清獻公薦召赴闕初對即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陳襄辨盜

宋陳襄字述古為浦城主簿攝令事人有失物捕偷兒數輩莫知的為盜者襄紹之曰某廟鐘至靈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引偷兒詣鐘所祭禱陰塗墨鐘上而以帷蔽之命其逐一引手入帷摸之出視手一人手無墨扣之遂服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人號入鐵

鍾音純齊許錞。性識敏速。達于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其能判人

號入鐵主簿。

人稱明鏡

宋朱光庭為萬年主簿。有學行。人以明鏡稱。

擒投尸賊

宋豐城主簿楊告。邑有賊殺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

親往擒之。

服藏錢民

程明道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

何以決之。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畫法均稅

程明道主上元簿。近府美田。皆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故田稅不均。先生為縣令。畫法。民不之擾。而一邑之稅以均。

準法蠲租

宋周憲之為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蠲放守者。吝於稅少。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即當奏劾。憲之躬行田

山堂集考
商集三十卷
疇所傷果多。悉準法蠲放之。

善兵

烏臺詩話。宋謝文。以書生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詩。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勤職

宋袁廓為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遷上蔡令。

辨疑獄

宋周敦頤嘗為分寧主簿。有疑獄一訊立辯。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絕私謁

滄音父元滄陽主簿李起巖。勸民興學。諭民孝弟。廉耻。書絕謁三字于門。見者憚之。

活死罪囚

宋李士衡為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養前生母

夷堅志。宋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曰。于旅館假寐。夢人請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嫗云。今日乃亡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兒所業。乃曰。吾兒業儒。詩經舊文尚存。葉自思。生與其子友。

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彙視之又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姬為前生之母奉至任所終養

葉顥遜勞

葉顥字子昂宋紹興中為南海主簿攝尉事盜發州檄巡尉與顥同捕巡尉獲盜十數人歸勞于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府帥曾開大喜曰仕不求達勞而能遜葉主簿宰相器也

李衡投効

宋吳江簿李衡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効于府拂衣而歸

勾銷名簿

宋樓鑰論主簿差出之弊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稽簿書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至無虛月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繫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苟且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則有辭焉愚欲望詔下諸路

山堂集考
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而民被實惠矣。

請復學田

弁音漑。宋高登。紹興中為富川主簿。奉憲司董弁檄。讞六郡獄。復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後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秩滿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不告姓名而去。登以金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遵度好學

宋崔遵度。字聖白。江陵人。純介好學。調和州簿。

劉顏著書

宋劉顏。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等書。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

宋

兼

民

第七

林

不



書